



深邃詩意的魯凱族作家

文／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

魯凱族分布於中央山脈南端東西兩側山區，人口約1萬2千人，主要分為三群，分布於高雄市茂林區、屏東縣霧台鄉及台東卑南鄉等地；彼此間交通不便，周邊皆有其他強勢族群（布農、鄒、排灣、卑南）比鄰，外顯的文化樣態與排灣族十分相似，但語言卻不同；處境特殊，形就山林間一個深富神秘色彩的族群風格。

日本311地震後的海嘯淹沒福島地區引發嚴重核災畫面，那頃刻間吞沒土地、席捲所及建物的驚人畫面，如同澄澈的三秒膠穿流過我們的心思，迅速地覆蓋凝結了我們的記憶與恐懼！事件後，每有人提及，腦海中便同時浮現，八八風災時被土石流幾近完全封存、吞沒的新好茶村¹景象……；而面對災後安置居所的決議過程中，好茶村民在舉行村民大會表決，以101票對10票的壓倒性票數，謝絕慈濟遷入平地永久屋的好意，決議將遷到鄰近山邊的瑪家農場……。

奧威尼·卡羅斯： 守護雲豹故鄉的魯凱當代采詩官



攝影／鄭雅雯

漢名邱金士，1945年生於舊好茶部落，畢業於三育基督學院企管系；在服務於教會多年後，於

1990年決心重返故居，專心致力於魯凱文化之保存工作，從學習修建石板屋、記錄傳統歷史與報導祭儀文化，到開始以民族誌資料為材的小說書寫呈現，乃至運用母語詩歌與散文創作形式探討更深沉的族群文化之生命哲學觀。是為當代原住民文學中重要的靈魂人物，其近三十多年來依然默默實踐著當年回歸部落、重建舊好茶的文化復振理想，召喚著在資本主義交易下出賣勞力與時光的雲豹之子、白浪²等人們，可以在疲憊或軟弱時，返抵世外桃源舊好茶聚落，在他點滴維護的「永恆的國度」裡歇息、滋養能量；朝聖者難以數計。出版有《魯凱童謠》（中華民族音樂中心，1993）、《雲豹的傳人》（晨星，1996）、《野百合之歌》（晨星，2002）、《詩與散文的魯凱——神秘的消失》（麥田，2006）等。

如果，您見過奧威尼，陶醉於他說故事時，低沉、韻味獨具的嗓音與喻意深趣的華文語法，每

¹ 西魯凱好茶社，自稱雲豹民族，因千百年前由雲豹帶領來到舊好茶社定居，後演變為西魯凱第一大社；隨著現代文明的來臨，考慮到交通、教育、醫療與就業等問題，民國67年遷村，不得不從有瀑布、溪谷、吊橋與石板屋的，生活自給自足、單純無慮的「舊好茶」（海拔900餘公尺），集體遷村到南隘溪畔的台地上形成的「新好茶」聚落（海拔200餘公尺）。

² 意指漢人。

字每句都像是不用打草稿的詩篇；即使是日常間的閒聊談天，也依然有著調皮的幽默與優雅。時常在想，如果他使用魯凱語說話，恐怕是幾萬倍地醉人吧！偶而見著他與部落婦女們以母語交談，彷彿一陣旖旎春風吹過，每每惹得她們笑顏如盛開的花朵般燦爛、迎風搖曳。甚者，如果您能徒步遠征遺世古城——舊好茶，有機緣在石板屋間與奧威尼喝杯令山羊跳舞的咖啡，吃一頓用柴火、山泉慢煮的大鍋飯，望著大武山曬著月光喝下幾杯「忘情水」……。真的，不論男、女、老、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必然會愛上他和他的故鄉，嚴重「擱淺」的會一再延後下山的時間；萬不得已需要返回喧囂紅塵的，往往會有心思殘障、癡傻數日的「低」山症副作用。

奧威尼總是熱情與一波波不畏山徑遠途而來的朋友們分享魯凱文化，然而更多時候，他一個人守著孤獨的山城埋首書寫／轉譯他所認知最美而獨特的魯凱思維，「在蠻荒原始文學的叢林裡，單打獨行尋尋覓覓地在狩獵，沒有特定的目標，只有一本天真的心情去尋求一個可能性，此時，只有孤寂是最溫馨的依伴，若當下心情不順合宜，卻成了纏繞。在疲憊、口渴或體力阻足不前，或當在密林中迷行而毫無人煙以問津，或舉頭問蒼天，也只有在深夜裡星空中那琉璃般的星宿乍眼閃爍。……」即使現實生活裡，他常語帶憐憫又認真地笑說「家裡的螞蟻都飢餓到必須要搬家啊！很可憐捏！」即便如此，他依然努力設法寫作，運用華文或羅馬拼音記下「祖先的話語」，同時他也點滴整理、守候著魯凱族重要有形的文化資產——曾經多達二百多戶的石城家園；為了永續經營的可能，更試著小區塊復耕小米、山芋等作物，也讓自己更

減少山下的物質補給依賴。

而在舊好茶安然度過2009年八八風災，下山後「流離」的心情更為沉重了。在族人們抉擇何種安置居所的拉扯、商議過程中，他甚且期待大家可以考慮「遷回」舊部落（在幾次重大風災中幾無大礙）；即便無法實現，或者另遷他地「暫時安頓」；他執著地認為最起碼要能修築「回家的路」，所思所想都是要堅持著守護魯凱人靈魂的歸處——卡巴里灣（Kabalhivane）；³「在那裡有祖先的靈魂，所以是心靈投訴的地方……即便在那裡我們既有的老問題仍然存在，但至少我們還有尊嚴。即使我們跟著祖先一起死了，至少我們會覺得仍然是還在祖先的懷抱，靈魂適得其所躺在祖先為我們留下之永恆的搖籃。」

台邦·沙撒勒： 雲豹返鄉的中堅運動論述者



攝影／王有邦

漢名趙貴忠，1965年生於屏東霧台鄉好茶部落。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

³ 指「靈魂永恆的家鄉」永恆的國度。

碩士、博士，專攻環境人類學、政治生態學、民族生態學等相關領域，現任大仁科技大學原住民發展中心主任暨觀光事業學系助理教授。大學時期即活躍於原住民學生運動，並主編原住民運動刊物《高山青》。及至1989年，已為原權會領袖之一的台邦回到他的家鄉；以尋回台灣歷史真貌、重建原住民族的尊嚴、開創台灣多元文化為理念，創辦了原住民的第一份報紙《原報》，展開「原鄉戰鬥與部落出擊」文化復振工作；當時他倡議「部落主義」(tribalism) 概念，試圖將原運落實到生活的部落社區，並於之後「反瑪家水庫運動」擔任召集人，緊密扣連其「原鄉造鎮·部落主義」理想實踐。

學成歸國的幾年來，他依然關懷原住民文化事務、主持多項魯凱文化的保存與研究計畫，著力生態智慧的視角論述，思辯原住民狩獵文化所蘊含的族群的社會制度、命名系統、生命禮俗等，揭示部落透過打獵的「情境」，口傳著隱藏版的「原版」專業知識系統，而該主體性教育形式已然受到外在社會制度衝擊、污名化而瓦解殆盡。面對八八風災後的族人必須再次遷徙考驗，他懇認著族人內斂的雲豹意志，「一貧如洗的好茶部落婉拒慈濟美意，正是打了一場魯凱族民族保衛戰，雖然魯族貧窮，卻不能失去民族，這需要勇氣，也需要決心。」出版有《尋找失落的箭矢——部落主義的視野與行動》(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04)。

達卡鬧·魯魯安： 以歌詩與流浪抗爭的吟遊詩人



提供／達卡鬧

漢名為李國雄，1961年生，霧台鄉好茶人，擁有一半魯凱族一半排灣族的血統。畢業於台大社會系後，參加教會的山地團契，為他開啓了生命中重要的一扇窗。「當海山煤礦淹沒了許多山地人的笑容與夢想／當吼海洋的歌聲不再鑽入冰冷的地底／我聽見了胡德夫沙啞的最最遙遠的歌聲。」(引自達卡鬧詩作：〈吉他夜未眠的時光〉)。1986年，在原住民運動興起街頭衝撞的氛圍中，達卡鬧創作出他生平的第一首歌〈好想回家〉，也買了生平第一把吉他；直覺寫出來的歌，離鄉的蒼涼悲苦，穿透人心。在校園執教鞭八年間，他同時投身一場接一場的遊行，千里跋涉奔波，最終決定離開安穩的鐵飯碗生活。

〈好想回家〉

原住民在都市中流浪
本來就沒有太多的夢想
特殊的血液流在身上
不知道明天是否依然
原住民生活非常茫然 受傷時
想要回到故鄉
一直是在勉強地偽裝 不知道
明天是否依然
好想回家 好想回家
其實 你和我都一樣
年輕人賺錢待在工廠
小女孩被迫壓在床上
瞭解到生存並不簡單
不知道明天是否依然
原住民未來到底怎樣 說起來
還有心酸
答案是什麼我也心慌 不知道
明天是否依然
好想回家 好想回家
其實 你和我都一樣
都一樣

當年心中懷著改革的理想，前去花蓮玉山神學院就讀，「還記得嗎？兄弟們，那是1993年冬季的鯉魚潭畔／我們以原住民的苦難當作聖經的詩篇／我們以反瑪家水庫的電力當做好茶最亮的一盞燈／我們以歌聲當作吶喊公義的禱告詞／我們／以淚水

匯聚了一股最純粹的／恨／而組成了原音社」。⁴

1999年，原音社出版了第一張專輯《Am到天亮》，企圖以音樂創作為手段，呈現「原住民和現代文明與大都市接觸後，所產生的社會現象」。2003年獨立發行了達卡鬧個人的首張專輯〈好勿ㄗ·～〉，2006年移居至台東都蘭致力於母語創作，並於2007年榮獲新聞局「母語原創流行音樂」首獎及最佳表演獎。

「從VuVu(祖母)、胡德夫、原音社、甚至我手中的吉他，讓我更大膽的貼近詩與歌的世界，好咀嚼生命更深層更寬廣所沉澱下來的本質。」因由選擇一條明知曲折難行的路，達卡鬧卻悠遊嬉戲其間，幽幽淡淡地道盡叛逆嘲諷，自在平易的敘事詩風曲境，往往藏有動人的族群關懷、社會倡議與生命哲思。期待其詩作早日集結付梓。

霧頭山間榮耀的野百合

想起魯凱族的女藝術家娥冷說過，流傳在魯凱族各部落的評價中，時常教誨部落年輕的女孩：「以後長大如果遇到來自『古茶布安』的男人，一定要特別小心，他們的嘴巴極其善言能道，會使人的靈魂殘廢啊～！」。似乎能夠解答並呼應為何這篇文章主角們皆源自同一部落，當然也很可能是筆者個人的能力侷限，尚未能接觸到其他山巔雲霧間的魯凱深邃心靈；比起熱情的排灣族來說，他們的數度集體的流離遷徙，或更形塑其含蓄自信、內斂低調與堅毅勇敢。☞

⁴ 詩作〈愛上原音社的恨〉。